

前瞻性 创新性 邃密性

——读《大化无垠——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

□李希凡

我今年86岁,已登耄耋之年,老眼昏翳,刊物上较大的字,须用老花镜,才能得其仿佛。前些时日,当蔡子谔同志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了他与陈旭霞合著的大部头著作《大化无垠——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以下简称《大化无垠》)之后,我饶有兴趣地拿着放大镜翻阅浏览了若干篇章,深切地感到,这确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或曰学术品格的学术专著。

首先是《大化无垠》的学术前瞻性。这里,说一点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主编的十四卷本的《中华艺术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全部出齐之后,我和该书课题组及编委诸同仁,都想到如何与海外的出版机构合作,将《通史》亦即中国艺术系统地介绍到世界上去——言谈之间便有人提出,不仅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便是近代乃至古代的中国艺术,对于东南亚乃至于西欧,都是很有影响的;并有人提出这也是一种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当代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上述议论犹言在耳,不料便惊讶地看到了《大化无垠》。由此还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即在为《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獻目录》(李之檀编著)一书所撰的序言中,曾表达过这样的希望:“中华服饰文化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内涵深邃……这样庞大的研究课题单靠少数人去研究是很难收效的。第一要靠社会各界的努力,第二要靠几代人的奋斗,第三是要靠各学科的配合……”我独独没有想到,2002年春节前夕,蔡子谔同志便给我送来了洋洋180万言的《中国服饰美学史》。由此可见,蔡子谔同志将弘毅的决心、前瞻的目光投向了艺术文化研究的前沿。这当是他的心志所在。世界文化大抵分三大类:即技术文化、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据我所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

技术史》,主要讲了中国科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侧重讲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即所谓“东学西渐”;而《大化无垠》则无疑填补了中国艺术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的这一重大文化研究课题的空白。深信广大读者读后,会极大地增加和增强我们对于中华艺术文化或曰艺术文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乃至爱国主义情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正是这一具有学术前瞻性课题的突出现实意义之所在。

学术前瞻性往往同学术创新性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对处女地的开拓本身,便蕴涵着前所未有的新的耕耘。显然,《大化无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将中国艺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及其文化影响,置放在了当前全球经济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引入学界前沿的文化观点和研究成果,从“中国社会命运和文化的历史回眸”、“东西方文化差异之比较”、“世界‘危机’(实则是西方文化或曰欧文化陷落于危机四伏的境地)的拯救之方”、“关于‘文化自信’与‘中国阐释学’的建立”、“寻求‘人类价值’与进行‘文化批判’”、“建立文化自信和学习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广泛考察、深入探究和详赅阐释,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理性启迪。再者,本书在进行中国艺术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的史实陈述时,做到了与理论阐释的融汇与结合,解除了读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迷茫和怅惘。须特别指出的是,蔡子谔同志本人便是作家、书法家、画家,也是戏剧、音乐、摄影、民间工艺等方面的理论批评家,且多有上述方面的专著。故本书有关各艺

术门类的本质特征和美学品格,都渗透了他自己亲历亲为的实践经验和感融体悟,即所谓“手格其物,而后知至”的这种“知”里,便闪烁着“新知”乃至“真知”的思想之光。限于篇幅,不作赘述,读者朋友自可从书中领会。

《大化无垠》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学理的邃密性。譬如庐陈中国艺术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时,就历史与现实的时空概念来说,既有千百年时间之“纵”,又有万千里地域之“横”(大抵以先述东亚、南亚,而后中亚、西欧等为序),纵横交错,井井有条;时空穿插,丝丝入扣。另如叙及广义文化之影响,以瓷器为例,便以“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性命’等值”,“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等为题,详略而有序地陈述了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对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乃至艺术文化的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谓针线紧密,卯榫合缝,表现出了学术肌理的严谨或缜密。至于对“中国艺术文化在世界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狭义‘影响’形态”(如“感应的‘影响’形态、呼应或曰照应的‘影响’形态、模仿的‘影响’形态、踪迹的‘影响’形态、以梗概传播的‘影响’形态、作为‘根据’用以证明源流和恪守范范的‘影响’形态、连锁效应的‘影响’形态、施加作用的‘影响’形态、声响的‘影响’形态”等等)的分别类和条分缕析的精细和邃密之中,使中国艺术文化在“影响”世界的历程中,产生“影响”形态所具备的多样性、复杂性、深刻性和广泛性,得以充分而详尽地表现和揭示出来。这一切,显然是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相统一亦即历史与现实、感性 with 理性相统一的内在逻辑的严密性为前提根据的。

总之,《大化无垠》表现出来的学术前瞻性、创新性和邃密性,可谓两位潜心用力的学者严谨治学精神的对象化体现,也必将使这部著作能够引起艺术史学界和喜爱中国艺术的读者的广泛关注。

围炉写作与文本盛宴

——从《深海钓》看凌春杰小说的特色 □廖令鹏

他看清了生存世界的凛然秩序,超然脱俗地予在城市与生命、金钱与物质、真情与真爱之间。《深海钓》带来的温暖,还因为有张总的妻子,她是美的化身,是精神世界的洗涤剂。

凌春杰营造的温暖,绝不仅仅是理论阐释文本的结果,也不是童话或者寓言似的简单逻辑推理,而是冷峻的矛盾冲突或者心理斗争后,化解了人生或者生命,甚至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症结之后,生发于内心深处的洞明透彻——这就是凌春杰小说中温暖的本质,不仅如此,他的短篇小说《爹的河卡》(《广州文艺》2010年第4期)、《爹的存款》(《边疆文学》2011年第4期)等都是围绕这个意义展开的叙事。《爹的河卡》的温暖在于“河卡”与“温情”,《爹的存款》的温暖在于“存款”与“念想”等等。评论家杨宏海认为,文学,无论是打工文学还是新都市文学,都应该有温暖的情怀。温暖是作家“有责任的在场”,是作家对世俗世界的希望与表达,也是日渐冷漠的科技世界中人们渴望获得的人性“善之花”。从这个意义上说,凌春杰的小说像雨后彩虹,架起了人与人心灵沟通的一座桥梁。

《深海钓》的叙事风格是真诚而淳朴的,情节推进平实,稳中有变,简洁的语句显示出真诚的力量。凌春杰笔下的句子十分饱满,富有张力,经得起推敲,短篇小说集《爹的河卡》朴素的修辞运用,真诚的叙述,一字一句都仿佛缀着珍珠,颇有“温润”的气质。这与当下许多青年作者的叙述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追求故事的快感要远远多于叙事,急于推进情节目的只有一个:故事。过程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形式(实际上形式是完全具备意义的)。现代人阅读方式的改变是其写作的保护伞,或者冠冕堂皇的借口。过程的忽略削弱了小说最有意义的元素——形式,从而消解了叙事的伦理。固然,小说迷恋于语言或文本,对于情节的运动有一定阻滞,给“快速阅读者”带来理解难度,但是,小说并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小说的创作与信徒的祈祷是一样的,作者是个祈祷者,文本就是祈祷词,阅读者跟着祈祷并非要完成一套既定的仪式,而是在祈祷的过程中忏悔,享受心灵宁静。凌春杰的小说摒弃花里胡哨的泛滥的故事,回归到真诚而朴实文本,并贯穿其写作,形成相对稳定的小说风格。

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淡化了文学作品作者背景、意图、语境,而注重文本。基于文本的批评建立在解构意义上的转喻与隐喻,正是文本的阐释、衍生、指向等诸多自有的特性,文本的读者者才能充分体会到审美的乐趣。厚重的文本是凌春杰在《深海钓》中打造的重头戏,其中隐喻的精致给读者带来了十足的听觉和视觉的盛宴。这个小说包含了非凡的生活信息量与审美信息量,充分反映了凌春杰小说语言的内在魅力,安静从容、优雅淡定、散漫随意、宁静亲和、轻言细语等词性相当的“轻柔”“温和”的形容词,也引导读者步入一个轻柔婉约、静谧温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作者塑造的与世俗世界相对立的理想世界,是老赵日夜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沉浸在世俗世界中的张总未曾想象的超然世界。

经过《深海钓》这场文本盛宴,我们不仅体验了深海捕捞的惊险与欢畅,体会了豪奢繁华背后生活的孤独,体察了两个(类)男人对两种女人的不同的情感,感悟着世俗世界中人们灵魂的洗礼。这种阅读延迟了读者的内心时间,换句话说,时间变得更加缓慢了。这种感受来自于凌春杰小说对文本的高度崇拜,依赖于他对文本的隐喻性、阐释性、多指向性的有效把握。凌春杰的小说为我们内心世界提供了此起彼伏的温暖,随着炉火逐渐熄灭,我们的生命也随之化为灰烬,对他的写作,我姑且称之为“围炉写作”。

子丑寅卯素罗衣

□白描

吟,恶心事,被人探索,拟将说,怎奈何,一说便错。(《凄凉犯·相思》)
看梅蕊疏淡,碧树带烟,花笑东风软。信步河堤去,柳帘下,依约双双飞燕。游人已倦。三两两,相与林苑。便西畔、靠长椅斜枕,更醉深眠浅。
无限。又拈花斜把,搔首看片。有少女轻笑,花间立,盈盈羞在人眼。乱红谁管。恨青春,烟水遥远。奈争似当时,惟梦中、得一见。(《陌阡·踏春》)
且不论词章文采,那敏感多愁的情怀,那幽幽咽咽的调门,那寂寥空落的况味,也正投合了八百多年前那位漱玉才人。

读素罗衣,恍惚总有一种读线装书的感觉。有厚古念旧之人说,现代书籍横排排,读着叫人直摇头,线装书竖行直排,读来却是不住点头。这样的思想有些不合时宜,断语多少也有些牵强,但话说得还算形象有趣,捧起直排版的线装书,不一样的感觉总是有的,正如读了众多他人作品,再读素罗衣一样。从传统文苑汲取营养,打好学问底子,让自己从静水流深的文学港湾起航,如今这样的年轻写作者是愈来愈少了。更多的人喜欢吃零食,习惯享用五花八门的快餐食品,从便捷的现代媒体随手抓来,让知识迅速发虚发胖,致虚极却不再守静笃,蠢蠢欲动不再接地气,这样的路子,不会走得长久。

寅

素罗衣的文章出彩的还是散文。她写花写草,写山写水,写亲情友情,写故旧新知,写儿女情情,写游历见闻,无论写什么,总能透出灵气,从中可见一派逸致幽思。寻常的物事,经她写来,便出了味道,纵使她家乡的一条石板路,经她一写,也飞扬起来。“这些石板路把老街拦腰一勒,噗地勒成了两

半。一块块石板串起来,像一卷古老的书笱,不知被谁摊在山顶,轻轻一推,便迂回曲折地,直奔山下去了。再被时光一泡,就成了本泛黄的历史书。你在上面,可以查阅到河街民俗,民情,甚至民心。”(《老街忆语》)

看很多作家的作品,目光从上面划过,不会驻留,就像匆匆赶路一样。但读素罗衣的文字,如同欣赏鲜亮风景一般,目光时时会被勾住。有朋友评价她能“把文字烹出香气”,也有人说“她的文字能吸引人一字不落地读下去”,此言不虚。那些字词被她擦亮而熠熠生辉,不由得让人叹服她笔下的力道,叹服汉语文字的魅力与笔彩。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引陈无已评价杜甫,说“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若能做到“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素罗衣奉此为圭臬,她说:“写文章除架构与意境外,还是要讲究词句的,词句的品质上去了,文章的趣味也就上去了。一篇文章读了半天,如果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就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再写得流畅,也只能算是一泻千里的单调。语言是需要锤炼的,一下笔,就不能可马虎。”(《美在自然》)她写桃花节赏花:“那几日桃花村像发生了战乱,行人在陌上你推我挤,前后左右叽叽喳喳全是人头,攒在一起比花儿还要多,连花蕊里也填满了喧哗与吵闹。我总觉得那种看花的法子,是一种过于隆重的情情,有一种做作的成分在里面头,不能被容忍。”而在下山途中,“经过一个深宅大院,我探头往一个墙洞里一瞧,居然在院角看到一株桃花。惟一的一棵,艳粉锦重重的,烈火绯云一般,啪啦地开了满树,像个喷嚏一样猛地从天地间打出来,打得人措手不及。我吃了一惊,被她的铺张震动了。她似乎也觉得了,哗哗笑着,兴奋得

每个人都营造大格局、大境界,既不客观,也无道理。但对于作家自身而言,要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清楚自己的才力和这种才力延展的可能性。截至目前,素罗衣笔墨所系,多是风月景致,周遭物事,个人意趣,文人长短,视野的局限性是显现的。视野实际上代表着胸襟,依我看,素罗衣在书房中的用力,多对于生活的介入,文本意识强于社会意识,对文字精敏度的追求甚于对生活深度的发掘。作家是要担当的,文人雅兴之外,还有更为阔大的大众情怀,小我之外,还有大我,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时代洪流,与时代共振,发大之声,这样的文学更有力。张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子抱负,却足以励志。素罗衣不是没有这些潜质,读她的《苍天莫我顾,长号思其忧》,我就深受感染,那种苍生呼号的声音里就透出大境界:甘霖久未沐,果日已三秋。其雨朝阳怨,何日尚休休?颗粒如龟背,溪河断其流。哀我梁仓内,颗粒未曾收。不能获稔黍,何估百姓喉。中心何裂裂,中心何纠纠。我欲振衣去,昊天为之求。未有肅雍耳,怎可解其忧?安天而后至,射断一腔愁。只是这样的作品,不是素罗衣的主流,未见让人觉得遗憾。

现在的素罗衣,作品相继在刊物发表,除了那个小圈子之外,她得到了更大范围、更多读者的认可,出版商把目光也盯准了她。“翻翻会高风,功名欲唾中”,高风尚可劲,款唯岂是等闲,我想素罗衣会认识到这一点。

说长道短,其实我对素罗衣的了解非常有限,很长一段时间只局限在博客上留言,彼此连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后来因她作品要在刊物发表,有事商量,才有了电话联系,至今未曾谋面。要说出这个的子丑寅卯来,只能凭她文字猜个一鳞半爪。子丑寅卯是要溯本探源,穷究事理的,如此看来,这里的子丑寅卯,也只能算是把感觉碎片拼凑起来,姑且行文,姑妄言之了。

追忆与反思之美

□王宗仁

读《与史同行——当代中国散文选》,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优秀散文长廊,眼熟,亲切。这部大书唤醒了许许多多已经“沉睡”的散文的价值,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被热情传读,成为读者的至爱。但是今天它们以及它们的作者被许多年轻人淡忘。我们需要这些散文,不仅中国的文学需要,当今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更需要它提升人们疲惫的精神世界。在这部130多万字的散文选里,我们怀着亲切、激动的心情读到了这些几乎被淡忘了的散文,比如碧野深情抒写新疆各族同胞欢庆新生活的散文《新疆在欢呼》,李若冰跋涉在柴达木盆地写就的美文《昆仑飞瀑》,韩北屏路遥非常热土撰写的游记散文《金塔楼的启示》,吴伯箫在延安孕育的佳作《记一架纺车》,魏钢焰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油田创作的纪实散文《忆铁人》。还有秦牧、蒯子、郭小川、秦兆阳、叶圣陶等作家的散文。以上这些作家已经离我们而去好多年,但是他们沉淀在字里行间的文化底蕴的修炼和静水深流的韵味,数十年后捧起来重读,仍然有一种纯洁而高尚的力量在感动着我们。人虽去,情犹在。

作为军人,我怀着特别的感情和兴趣,读了这个选本中有关军事题材的散文(包括军队作家写的其他题材的散文,以及非军队作家写的军事题材的散文)。这也是我钟情这个选本的原因之一。在新中国60多年的文学长河中,军事文学占有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当然包括军事题材散文。该书大约选了20多篇这样的散文,它们成为这个选本的一个亮点。像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日出》、宋之的《草地颂歌》、周涛的《巩乃斯马》等,进入教材滋养了几代人的经典篇目,今天读来仍然那么亲切,拨动人的心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增加的那些新的篇目,揭示的内容大都鲜为人知,让我们读出了军人饱满的激情、高尚的情怀和崇高的使命意识。比如韩静霆的《黑土地》、袁山山的《我们的前世是鸟,我们的后世是鹰》、东方鹤的《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等等。我仅说说我读了其中两篇散文后的感想。

《有感于朱总司令换房子》是一篇精短散文,它的含金量很值得我细细挖掘。我在读它时,大脑不断地受到新鲜刺激,它迫使我联想到好多事情,美好的,痛心的;历史的,现实的。世道沧桑,人心淡凉!我们怀念朱总司令。他宿营太行山区农民家中,坚持不住正房。理由是:“当地民俗:正房是长辈住的,而我们是泥子弟兵呀!”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泥土语言,而真理往往是长在泥土里的金子。这样的话能不撞人心吗?那些成天喊着做人民勤务员的人,尤其是肩负着一定责任的或大或小的占着老百姓“正房”的领导干部,应该在朱总司令让出的这间“正房”面前,反省检视自己的行为:到底是公仆还是老爷?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人们的抱怨:当今的社会搞特殊的人太多,腐败堕落的事情太多!如果每个共产党人都能从自身做起,净化自己的灵魂,这个世界自然就会干净。这篇散文的作者何岩与萍水相逢的一位青年工人交往,只因为她掏心窝说了真话,就赢得青年工人的信任。“他就居然能为我的生死安危睡不着觉,我们这些自称公仆的人,有什么权利不尊重他们,不好好地为他们服务呢?”作者在文末,实则是呼唤,发人深省。那些在“正房”里沉溺的人早日醒来!

李江树在他的散文《他们曾经是红军》中,讲的那些悲壮而惨凉的故事,不仅是讲给有过那样经历的老同志的,所有享受着新生活阳光的中国人都应该在这些本来背景上“有高高的日轮和挺拔的杉树”,可以成为将军、部长,现在却“坐在门边吧嗒着烟,观着蓝色的远山”的老人面前,心悦诚服地低下高贵的头颅,把世界上最崇高的敬佩送给他们。他们有的曾经是苏维埃政府的区委书记,有的是列宁小学的校长,有的是红军连的连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共和国诞生之前,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只因为长征途中遭遇敌人,被打散了,成为“掉队者”,沦落在河西走廊偏僻的乡村里。当初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只要活着都在城里做了官,有的还是大官。而这些散落者呢,守着柴屋,吃着老牛,风里雨里种庄稼。灶灶清锅,酒冷饭凉。满足吗?过了今天还得想着明天,何日是头!抱怨吗?已经习惯了。无论是“做官”还是“种田”,都不过是一种活法。只是有点寂寞,孤单。远远山,这村野,有几多城里人叩响他们清冷的柴门?是的,他们的身影已经被一杯杯黄土淹没,但愿他们的功劳为历史永久铭记!

读《与史同行——当代中国散文选》所选的军事题材散文,给我们留下的追忆与反思之美,是不断向上的精神追求!

子

注意到素罗衣,缘于她在我博客的一则留言。寥寥数字,文字清奇,言存奥旨,知道来访者大不一样,循迹回访,便走进了她的文字世界。

开头是《初识一瓣香》,写花儿的一篇散文。花儿草儿,本是女性最喜摆弄的东西,假那形色,感怀寄情,喻人比己,也算见得多了。但这女子出手奇崛,只写花香的各种气息,纯主观的一种捕捉,无踪无迹,无形无影,却能揽进襟袍一一辨析,款款品评,没有细敏的感觉和锐利的笔锋,断是得不了那质地的差异和天趣的。黄葛兰、栀子、夜来香、茉莉、水仙、梅花、百合、玫瑰、紫荆花……醉人的,蛮气的,凛然的,内敛的,沉闷的……各有妙判。“黄葛兰和栀子花的香,是同一路子的,有股不由分说的蛮气,叫人稍稍不安,但并不讨厌,像在酒桌上,把一娇俏的可人儿捏着鼻子灌酒,嗬呀嗬呀,本不想喝却也由不自主地喝下去了。”“最野蛮的要数夜来香了,放肆而不讲道理,简直近不可闻,一闻就犯晕。白天倒煞气,一到晚上,烈得酒精冒充的假酒,一拧瓶口就哄地冒出股刺鼻的味来,邪的。”——读这样的文字,不称奇才怪呢。

便一路读了下去。奇还奇在这女子喜好古诗诗词。说喜好近于浮泛,朋友说这写得一手不错的古诗诗词。朋友命题作文,以“向晚采南台”为起句,题一名曰“采南台”的书房。她一时兴起,两晚写了30首,友人惊讶她“搞批发”。当然不排除有显摆才情的意思,但那才情是显而易见的。相近的例子是写田园。从不玩游戏的她,一段时间也玩上了QQ农场,用她的话说:“整天种菜种种种寂寞,偷风偷月偷闲情。”边偷菜还边写诗,《田园》一题,竟连写18首仍觉意犹未尽。闹市起田园,忘机亦忘言。春随绿水动,人与落花闲。对月皆话酒,闭门是鹤山。阮间息百事,何处不安禅。《种菜亦参禅》:蔬圃在邻家,菜榆映豆花。龙头多故事,篱下共新茶。日出烟树,更深有远蛙。秋情在我心,我心在天涯。《秋情

在谁家》:初日在斜溪,远山半入云。茅屋低绿树,犬吠杂花熏。种菜时挥汗,锄禾转忆君。荻笠还极目,离思更纷纷。《离思》。把个虚拟世界里的把戏要出锦绣文采,要出雅趣香骨,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丑

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素罗衣心中的那份散淡,或许她是苏轼所说的闲人,宜于就着一本书,一张琴,一壶茶,赏花戏水,玩风弄月。她不属于文坛,不属于俗世,甚至不属于网络。她的写作全无功利心,听听这样的告白:“不以文字为生,但以文字为药,为衣。医者二三心病,慰尘世荒凉。”她没有想过把她的文字拿出来发表,起码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试过。她说文字是精心浇灌出的花儿,自己疼着,爱着,若路过的你看到了,欣赏了,蛮好,没有看到,于她也无遗憾。她有她的圈子,有圈子里那些朋友读着,赞着,传着,议着,就有了大满足。圈子是借助网络建立起来的,但她只待在热闹热闹的网络边缘,拒绝与人深交,至今未见网友。她篱笆巷子扎得密实又逼仄,真正圈进里边的都是些意气相投的人,多有才高八斗的名士,也有蛰伏民间的高人。他们惺惺相惜,在写作中寻找着快乐。

写作已成为她的生活方式之一。数码相机让人人都成了摄影家,网络让人人都成了作家。因为门槛太低,网络文学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是不争的事实。我看素罗衣,没有把她当做网络作家看,她骨子里渗透着浓浓的精英意识,走的是传统的路子,学的是“士”的范儿。我曾脱口将她比做当代李清照,那是在读了她的词作之后,情知赞得有些过头,但似见李易安的感觉却真的起在心头。

读《红成阵春风起,断肠谁念南陌。柳绿红成阵,花开僻处,燕赴新约。情怀正恶,便恰似,春光淡薄。更哪堪,心随望远,逸遁已成昨。

念念旧游路,笑语欢歌,当时灼灼。前盟在否,想如今,绿翠红落。不敢沈